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八
孟子 公孫丑上

113
863
18

13
863
18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八

朱世椿爾遐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仝校

毛玉虎聖羽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章全旨

此章以齊主反手爲主見爲治道以王道而不當以霸功反手也以上果管晏而言致王王之易下言致王之易由于齊之時勢可乘究竟德是根本必有德友可論時勢今時則易然當今之時惟此時爲然三句皆兼時勢在內○前四節勿露出霸字方不碍以其君霸句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

復扶一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

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詞以問也

余序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使今日得當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乎析講蒙引路者人所必由也如掌刑罰之權則凡掌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則凡有錢穀之數者必由焉是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路而通塞有在于彼者故曰居要地也○許是孟子自許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一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參淺說蓋大道之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也深故雖以孟子之徒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為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為也故荅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子真齊人也亦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學術事

功有高出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

析講翼註丑固齊人然受學門牆宜不囿于習俗今所言如此故曰誠齊人也正見此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

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

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蹵子六反蹵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荅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蹵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故不道管仲之事

合參且管晏之功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昔者或問平曾西
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慶與子路孰賢曾西以擬之太
高蹙然不安曰子路之才之學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豈子
之所敢比者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
管仲孰賢曾西以擬之太卑蹙然不悅曰爾何乃比子于管
仲且以管仲之事言之自古聖賢功業不至太就者或以得
君不專或以任之不久耳夫管仲得遇桓公之君使秉國政
尊信之至其尊如彼也行政于國至四十餘年其久如彼也
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乃不率桓公之行王道而行霸道區區
功烈其卑陋如彼也仲之人品如此而爾何乃比子於是重言曾何比我雖見比之甚也
析講兩孰賢就人品說初擬曾西于子路因其不敢當始及
管仲玩然則二字亦知管仲不及子路也其識高公孫丑一
層矣得君專便含個勢在行政久便含個時在功烈卑歸重
在德不足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于功烈之卑重功
卑句○畏是敬畏不敢玩忽意非不及而畏避之也○此子
于是是字指得君專三句○朱子曰管仲
功烈寔卑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何如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

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參淺說曰以曾西此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曾西之所不屑
為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為而子何乃為我願望之乎
析講按為我願猶云替我期望之上可復許從孟子說故許
為自期此為我願從公孫丑說故願為相望○此人願則為
不願則不為不為與願字緊相呼應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

不足為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參序丑猶未之達也曰管仲相桓九合一匡以其君霸
晏子相景布德緩刑以其君顯功亦盛矣猶不足為與
析講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不足為是訝其不屑言非有
夫子將何所為之意故孟子承以齊王云云○以君顯如陳
賈貴履賤之說而使君貴尚德緩刑述省耕省斂之言而致

其君興發補助皆是

日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
由猶也

反手言易也

衆序曰若我當路于齊而得君行道則輔佐齊君以成王業其易猶反手也豈特霸顯之功而已哉

析講蒙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皆謂能致其君也猶反手則不必言專且久矣合下時勢在內○以齊王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孟子之所以易王者只是以德而乘時勢耳致王之德在已可王之時在齊故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乘時以行已之德故有如反手之易何論管晏之霸顯○王謂成王業反手與運掌不同運掌是順治反手是轉亂爲治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

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
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一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衆淺說曰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今又以王若反手如是言則弟子之惑益甚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之德可謂極盛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爲不久然三分有二其德猶未徧洽于天下乃武王克商未清大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澤大行洋溢四海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如此王業何其難也今言王若反手之易然若是則文王之德不足以爲法耶

析講世疑不在王上而在反手上下面正見滋甚德兼政教及人說見得王業其盛于文武猶必數聖相繼纔可以致王則王亦甚難今言王太易此所以滋惑耳亦不是不足孟子疑孟子有過于自許意○按且以文王之德且以一字重舉之詞言無論其他在下者且以聖如文王云云○蒙引文王之德蓋指文王治岐之政如九一世祿不征不斂之類下文

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大行及未洽字意相符不專指文王一身說○百年言其壽之長以見施德之久非在位百年若易然猶云如反手之易一般也○
大行二字總承武周言不必分政教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

相之相去聲備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衆淺說孟子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其所以不及致王者非其德有不足所值之時勢然也商業始於成湯由湯而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武丁聖賢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洽丁民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變而之他也其世德在人如此且以武丁之賢能用入修政雖當國運中衰之時而加振作赫然中興遂能朝諸侯有天下以復湯之故業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相去十世尚未久也其在下則累世勲臣之故家與舊民淳龐之遺俗其在土則流風之化善政之事猶有存者其餘澤未泯如此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膠鬲五臣皆賢人也相與同心匡救以輔相之其多士維持又如此故紂雖不道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況當紂之時天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依然一統之勢然而文王猶起自方百里焉文王所值之時勢皆難是以致王亦難也若其德則何敢當哉

析講此節備言文王興起之難以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
○何可當就德言正反不足法句○由湯至難變也一段見
人心戴商之舊武王至猶有存者一段見商家遺澤之遠微
于至輔相一段見衆賢維持之力故久而後失總承上二段
是言時之難天也至百里起是言勢之難是以難可總承上
時勢言所以致王之難○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澤
之在下者流風以修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
上者且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商先王身上來○時勢之難
易前後俱未明言只借齊人語一點出耳作者只會大意不
必極分尤妙○太甲克終允德太戊治民祇慎祖乙恪謹天
命盤庚底綏四方皆聖賢之君也○商自盤庚之後小辛小
乙繼立商運又衰諸侯皆不來朝天下已非其有武王能用
人修政商道復興武王至紂凡八世一百八十年故久而後失
之者言失之于武王時不在文王手頭失也○蒙引問周自
太王曰已强大何文王猶方百里起耶曰是時商運雖衰王
制未改故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挾君無已而
併吞隣國以自封殖者其所謂强大只是人心來歸國勢內
是耳○龔註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後有也只是振

起之耳○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國子
宋及卒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爲微仲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

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鐵音

鐵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參序知文王所以難則知今日所以易矣子齊人也其聞齊
人有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
可以有爲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鐵基然雖有
鐵基不如待天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鐵基無所
用可見時勢爲王天下之藉也若今日之
時勢于與王則易然也吾故曰猶反手也
析講此節文勢似地脉之有過峽○今時只作今日字看補
時勢在下未惟此時爲然亦言此日耳○趙注鐵基耒耜之
屬蒙引正前註鋤之別名○上一句以作事言勢有事機便
利之際下一句以耕種言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建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參序何以見其勢之易彼夏后與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未有過于千里者也而齊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處處相聞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闢而不待再闢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天下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侔矣由是行仁政而王天下莫之能禦止之也

析講此節只重勢上行仁政意亦本勢說蓋乘強之勢利用恩也○兩不改讀住謂不改而已闢已聚矣○蒙引勢易以齊之力量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勝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大王王季雖曰強大然商命未絕文王亦只二分有二是也雙峰饒氏曰勢是值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參淺說不但此也且周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撫

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濶于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于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于暴虐之政，未有其于此者也。又不及商賢聖繼作，善政猶有存者于此。仁政行，不待深恩厚澤而民即感德歸心，辟如飢者易為之食，渴者易為之飲，致王又何難哉？蓋時之易也。又如此析講，且字緊承上文來言，不但有贊且，又有如此之時也。○末二句要補仁政在飢者上，要補致王在為飲下。○易食易飲，屬與飲食的身上說。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

置，驛也。郵，驛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參淺說：時勢固易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昔孔子又有言曰：人君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機更速于置郵而傳命，蓋其誠于此而動于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本速如此，況又有時勢之可乘乎？析講上，數節兼時勢別難易如此，則似着德較輕，故引孔子語又周旋說德亦自速以起下仁政得時勢則反乎可必之意。仁政即德畢竟急着乘時，借勢斷在今且也。○引孔子言

不必說時勢在內。○馬通曰：置步速曰郵。○置郵傳命雖速猶有漸而至，苦德之流行望心加彼不介而乎此，那置郵為尤速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參序使當今至易之時，萬乘之國之勢使我當路于齊輔君行仁政之德以易虐暴將見民之悅之猶如有倒懸之苦而忽解之，蓋不啻飢食渴飲者故所行之事只半于古人不必百年之久而其成功必較古人而加倍之不止于三分有二惟此日之時勢易而德行之速為然。齊王反手豈虛語哉而子乃以管晏為我願乎？析講：蒙引此處左帶連時勢易德行速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速也只是此節重在德行速耳。○存疑：古之人指文王○事半古人不必百年繼世功必有可反手王齊末句與今

時則易相應有千載一時文主不可例論意包勢在內○當今之時時易也應王者不作一節萬乘勢易也應夏后一節仁政應德行遠一節上三節只平敘此遂總承而申斷之也

加齊章全旨

此章以不動心為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來前吾嘗聞大勇于夫子已伏願學之根後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首節言已當大任而不動心二節至守約也大槩言不動心之有道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言台子之不動心而斷其失自敢問夫子恐乎長至必從吾言矣言已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在知言養氣自宰我至學孔子也言已不敢當孔子而足願學孔子自伯夷至末則言孔子之尤盛于群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

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

相本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哉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蔡氏說公孫丑問曰夫子若加以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位而建功立業則霸大則王亦其能事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此亦因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不動心也蓋我年至四十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已不動矣今雖當盛位行太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又何動心之有乎

祈請註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按註是知言下養氣下個恐懼字知言下知言下個疑惑字知言養氣是孟子意中事恐懼疑惑在我四十不動心會意入講可若丑意中那得知則動心否乎內恐懼疑惑不宜硬入○不動心氣象如投之至大而不驚○之至繁而不亂便是○朱子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惑而動其心耳○蔡氏曰此節見孟子心定于用世之先也由此二字指得位行道孟子曰否已見當大任而不

動心又言我四十不動心者見心之不動非臨事把持全是生平涵養已到心體已完未用世時已如此及當太任只是尋常酬應一般更何幾微搖動此句內便含知言養氣學問在內○彙解上章孟子黜霸崇王已明一切矣此章止仍帶霸字說終是習氣難除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

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參淺說曰曰當太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于孟賁遠矣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曰人若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即如告子之為人乃能冰至四上先我不動心何難也析講不動心甚難而孟子曰是不難者蓋不問其所以不動心者何如而但曰不動是不難也先我是不待四上先字內

已涵強制意了註內未為知道且勿用出○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過孟賁遠贊孟子不動心之難也○陳新安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說說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參序丑又問曰敢問不動心固有道乎曰一心

而應天下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是有道也析講註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黜舍曾孟之不動心皆是有主黜以心勝為主舍以無懼為主曾孟以守約為主但有精粗之分○王觀清曰有道兼精粗言不但出于養盛者為有道即其出于強制者亦有道然論強制之道究竟非道還當暗重養盛邊○有字要得各隨其意見之所到而有道以主之則皆能不懼不惑而不動心意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

於人君捷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惡聲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救
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破刺而轉睛
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也不受
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
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合參嘗聞北宮黜之羞勇也其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不
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不但不為人所刺推其心雖一毫小挫
辱于人即若捷之于市朝之大挫辱而在所必報即其不肯
受辱之心非惟不受挫于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
受挫于萬乘之君之貴必欲有以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
之貴一若刺褐夫之賤視天下又安有可嚴憚之諸侯乎非
惟不受挫而必欲刺而報之也雖惡聲至已已必以惡聲報
之況挫辱之不止于惡聲者乎此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析讀此節上是不屈乎人下是必報于人下是不撓不逃勿作被
刺益被刺無不撓不逃之理但黜務勝人不至于被刺也惡
聲必反不專指諸侯自不膚撓至不受于萬乘之君一截
總果詞以畫出必勝此節及下節兩養字皆從心有主而
生不膚一句是不為人所辱也思以至反之是必報人之辱
也思以下相承說下去一節深一節總見其必勝人也不受
三句承必報人之辱意說下視刺萬乘正不受萬乘之定也
惡聲二句又是即小以見大意○東陽許氏曰一毫挫于人
謂所辱者至小也惡聲必反謂不惟
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
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
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
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各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
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刀

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衆趙注又聞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莫論我能勝人就使有時不勝而以我敢戰之心視之猶夫能勝勇往直前也若量敵少而後進慮已足勝而後會則設有三軍之多彼必不敢進與會矣是畏三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爲必勝哉但能勇往直前無懼而已矣惟其無懼則生利害皆不足撓其中而視不勝猶勝也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義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矣○許氏曰勦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勦舍一節不是寔敘當時行事總是極其形容話頭要知一句子不足重只借一子引到曾子上去○舍豈能爲必勝一句正視不勝猶勝之意○新安陳氏曰勦舍皆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于必勝一則主于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立言之法每由粗入精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

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扶夫音

黝務敵入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又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勦爲得其要也

泰序即二子之氣象而擬之孟施舍非曾子比也其氣象似曾子蓋舍之取必于已彷彿曾子之反求諸已也北宮黝非子夏比也其氣象似子夏蓋黝之務在敵入彷彿子夏之篤信聖人也夫二子之勇均出于血氣未知其孰賢是非等級固非所論也但將二子所守求此量則勦之心主于必勝而不動人以力勝之未免爲之動矣舍專于守已而無懼戰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爲之動此舍之所守比于爲得其要也

析講大全饒氏曰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要則守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不重較二子優劣但欲以此起下曾子之勇耳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近似說得着寔便差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端之端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維直也桓
曰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端恐懼之
也往往而敵之也
參大全要之點合之不動心皆血氣之勇非吾儒義理之勇
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則必好其大勇而後可吾
嘗聞大勇于夫子矣夫子有言曰天下之氣以理為主人所
恃以常伸而不屈者此也苟自反其已而不縮理曲則氣
不伸雖一褐寬博之賤亦為之屈吾得不憊焉懼之乎自反
諸已而縮理直則氣自壯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吾亦往
而敵之矣此所謂大勇而吾子所謂當好者也觀
此則曾子之不動心以理義之直為主可知矣
析講此見得孟施舍雖似曾子特以氣勝耳未聞聖賢之大

勇也故此以大勇言之勇而曰大隱隱露出浩然之氣
及二段形容出理隨氣轉的模樣兩自反甚重曾子大勇最
得力處自反而縮內已萬養字意自反工夫在乎時不在臨
時一吾字着方吾往凡以一是矯衆非一正統衆邪皆是自
及而縮便舍下集義等意千萬人吾往便有塞天地氣象○
大全王氏曰自反而縮二句即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也自反則內自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
也此節已出孔子○此節言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
而不動心者也吾不憊焉猶云吾得不怕他焉猶乎也不受
于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者亦不知此義也正
可以相形觀之○自反而縮下文直養之
說蓋本于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
及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下文詳之

參輔氏論舍之氣象雖似曾子而守約于默然舍之所守不

過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于心以自省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為勇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可也

反身循理此曾子不動心之道也
新講大全許氏曰章首至此為第一節○麟士曰此節又出氣字前是已與人之辨此是理與氣之辨○此氣字又與浩然之氣不同○引曾子自反縮不縮後面直養是從這字來而配義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個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于此條註下始露出一理字點合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所以得失者在此○以上俱承上不動心有道來曾子守約便是最得其道者也○守約字不對上句氣字對前守約字看言舍雖守約只氣耳又不如曾子之守理尤為得其要理在方寸至約至定隨天翻地覆古往今來搖動不得○蔡氏曰曾子之大勇未嘗遺氣只是從氣之原頭上做工夫正與孟子持志相合大抵志為主氣為從持志自然無暴無暴少見持志曾孟通是即心以調氣都不在氣上着力而惟即心之理以養之此正所謂善養氣點合之守氣客氣也告子之勿求氣只是不能持志以調氣而非病其不用九于氣也總之就氣強制皆謂之暴氣諸說于夫志氣之帥

三節皆重氣字將氣與志分作兩物將持志與無暴分作兩功又似告子已能持志但不能養氣前後文理未免有欠矣○知言是明其理養氣是配乎理故集註曰其源蓋出于此然孟子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孔子孔子自反而縮之言正以直養之說也○存疑點不動心之道以必勝為主舍不動心之道以無懼為主曾子不動心之道以理直為主即點合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太畧可見矣即曾子之不動心孟子子之不動心太畧可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

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

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
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參達說夫知微舍則知告子知曾子則知孟子矣丑猶未悟又問曰敢問夫子之四上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孟子曰欲觀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嘗有言曰凡言有達是不不得于言也若因而又求諸心則心為之擾矣故但當舍置其言而勿求于心焉凡心有不安是不得于心也苟因而求助于氣則心為之役矣故但當力制其心而勿求于氣焉告子之言如此自我觀之心本也氣

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其差自有緩急之數也彼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是亦知心重于氣急于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詞皆由內之不能明其理不得于言正宜反求之心也彼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則言之理終不達而心亦置之無用之地既失于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何則夫志也者運于一心而氣之張弛隨之固所以宰乎氣而為氣之帥也氣也者充于百體而氣之運用由之亦所以輔乎志也夫志而曰帥則所以立此氣之體固為至重焉然氣而且充則所以達此志之用亦即大焉志焉雖有本末緩急而其寔不可偏廢也故曰人之于志固當敬以持之使不失吾精明之體而常足為氣之帥其于氣也亦當順以養之使不虧于充滿之用而常足為志之助急于本而亦不緩于末然後為不偏之學為盡善之道

彼告子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夫豈可哉

析講大全輔氏曰心有知氣無知雖云氣一則動志太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為帥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心無形氣有質

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之者寔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猶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問志至氣次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個緩急的意思志雖爲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爲告子將氣武故低說了故說出此語○不得於言皆是說他人之言以與後面知言相貫即大註于言有所云云亦未嘗斷定爲已之言也○夫志氣之帥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于氣之非抑揚重氣處若不得于言一句則以不可二字斷然故此後不復置辨○志氣非兩物持志之外別無養氣工夫然人未有不持志而能言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對舉而互言之其意始備○蔡氏曰此孟子述告子之所以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須知告子之勿求于氣總是勿求于心而曾孟之自友集義正是能求諸氣知言養氣無二理言雖在外而知仍在心善養即心之存者機知言即心之明者機只是一個自友工夫自友則此心便養得理完見得理透此心更無可動矣○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于此告子不得于言即不求其理于心是不

知言也不得于心即不求其助于氣是不養氣也告子孟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不得于言知言性不達性之理此其病由心中義理不明正當反而索解于心彼以反求則心爲之亂故置而勿求心以理安爲得不得于心須亦求助于氣者如手容不恭足容不重則心有所不安必須使手容常恭足容常重便是求助于氣也彼以求助于氣則心益益擾故置而勿求兩勿字正禁制意此全不顧義理不知學問冥然惛然以寂守一心如此不動是亦無難此其所以先孟子不動心也勿求于氣可字言所失不專在此不必說他不是之意可者未盡可不可者斷然不可是豈一步先寬一步語帥與充言其用也至與次定其分也惟帥故爲至惟充故爲次惟至故當持惟次故亦當無暴意自一申又正須開開說去不然丑不必再問

既曰志至爲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天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大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驟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參序丑猶未達志至氣次之說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乃必兼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是氣亦在所當重矣果何說也孟子曰志與氣本是相關的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夫氣而不得安寧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而不得安寧也今夫人意料之外忽然蹶仆者忽然有事而奔趨者是氣失其平所致也而反以動其心不得安寧此氣一動志之下驗也故志必當持而氣又當無暴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告子惟不得于心故不得于氣不得于氣愈不得于心正與勦舍之宗氣同歸暴氣人安可不持志以無暴其氣也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

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許氏曰敢問夫子不動心至此為第一節○按近文志壹句多講似志師氣一般不知壹字動字俱不是好說話無一樣兩句為兩解之理但兩句不平上句輕帶起說下句故煞一也字玩註固字亦字自明○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其外兩者交致其功則養正而氣自定氣定而志益正矣○蹶趨是氣之暴而不出于志者若養氣工夫到則行中驚和步中乘齊自不至有顛蹶趨走○為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要緊氣亦不可緩故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如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會動只忽然蹶一跌氣一暴則心便動了○丑之疑在無暴其氣一句而所以致疑其氣之不必無暴者全在看至次二字不明蓋孟子所謂至次是畧分緩急之意丑所認至次是輕重相懸之意所以有此問耳○按淺說志一動氣則志固不可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不養可見志因不謹持故一則動氣為不當動而動明矣志若一往徧任則不謹持未免亂使氣詳中從之二字借云因之而動非順當聽命于志之謂也○氣動志不止于趨蹶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惡下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余蒙引上又總告子之不動心出于強制于是丑問曰敢問夫子不動心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者果何所長而能然曰告子不得于言然求于心是不知言也我能知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不能養氣也我能善養吾浩然之氣而還其本然盛大之體流行之用知言則遇事有真見而彼不能惑于我養氣則臨事

有擔當而我無所懼于彼此我之異于告子而不動心者也析諸大全饒氏曰此善養氣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以下却是工夫處○此節以不動心為綱知言養氣為目若顧見失母即非○長是長于告子處告子主一勿求只就言與氣上強制孟子則言與氣必反諸心而不涉強制知言是照以此心之理養氣是養以此心之理總由自反心學得來說一善養便舍下勿忘勿助○註中明道義配道義又預透意宜渾○一我字緊與告子對針知言養氣正孟子長于告子而能不動心處知言則心無所疑養氣則心無所懼無所疑懼即是心之不動矣不分兩層看○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一者既全何有動心○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義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本學所謂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堯舜所謂惟精者也集義者本學所謂誠正修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也由此而王則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矣○麟士曰朱子小註云不知言便無以養氣亦是本學理若此處云然則多一折不見語氣矣蓋此是明不動心之故非

又明能養氣之故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參趙注丑曰敢問浩然之氣其狀

如何曰此固難以言語形容也

析講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說丑少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之體段光景難言非不可言之謂至大二節正說所謂浩然之氣至集義二節方說所以善養意是孟子心有獨得言只個話頭微妙大費形容耳○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良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歇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參存疑試以難言者為一言之其所為浩然之氣也是極盛大的他別力量隨甚麼事都做而初無限量又是極剛勁的他要這等做隨甚麼都止他不得而不可屈撓人但自反常縮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無所作為以為之害則其剛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豈是尋常可擬者

析講太全朱子曰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氣賦清濁說曰此不是說氣稟如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蔡氏曰此氣在人極天蟠地宇宙內事皆可做曰至大此氣周流無間自強不息更無屈撓曰至剛直養即自反而縮與下文集義等字即不縮與下文正志助

等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直養便是無害即下文集義而非義襲不是兩層塞乎天地之間極其充耳則子甚緊見能直養便是塞天地此與下節都就氣說尚未說到人能養成上故兩以其為氣也起之此節是言氣之體又如此體象猶言形像模樣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也勿認作體用之體○至大至剛已描盡浩然之狀直養一句塞天地來描他剛大之狀是本體勿涉功效說直養意本節甚輕但非直養者不能有此浩然景象耳浩然之氣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下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為已一氣也得天地磅礴之氣故至大得天地直遂之氣故至剛塞于天地即是全其本體而不失乎浩然意蓋復其剛大之便天地之間無一事做不得無一處去不得皆此氣運用所及也

其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非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

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合參浩然既如此若果直養無害吾見其為氣也足以配道與義蓋道義雖具乎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浩然之氣則見道義所當為者便奮然必為無所疑憚兩相配而兩相成矣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如飢人之不得食索然自餒而遇事多懼何以配道義而有為哉

以此觀之其所以浩然者可見矣

析講塞天地只說一個懸空境界到配道義方見塞天地之定落處配義與道在作事上看事物各有一副自然之理是謂之道從吾心裁制區別而順以付之是之謂義道義養成與氣合一路事便一滾出來只道義是虛的得氣襯貼起來便直前不避故曰合而有助○此氣即是那正理的精神力量處無是字指氣餒只是體不充與下餒字一般但此餒字內有無以配道義意下餒字則根無道義來○此節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言氣之功用○畢竟義道是本義道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義道別而言則道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語類左集義以生此氣

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義道之行愈覺剛果更無滯滯尚何恐懼之有。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處義道不可分體用蓋皆就行處說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筆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合參蓋氣之養成也則理固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則氣

實資理以生故所為浩然之氣乃是歲月積聚由一事之合義積而至于事事之合義則自反常直而此心何不愧俯不作不由人力安排自然發生出來而剛人者却非旦夕之間只一一件偶合于義便掩襲為是做個剛強不屈的模樣而強取得來者也蓋所行偶合于義則其不合于義者多但行不合于義而反之于心有所不自快足處則有愧有怍不慊消沮氣不充體而餒矣如何可義襲而取之哉夫集義而心慊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于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是少之慊否一係于義之得失此可見義為吾心固有之理在內不在外明矣我故有言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為在外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析講釋言配義與道是現成就氣上說集義句方論到善養工夫道是體義是用體上無做工夫大處故只言集義而不言道。大全朱子曰是字緊根上文來是字與非字對義與集字對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外面取來。義襲句須是反言以決不可不集意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句中非義襲而取之句蓋氣與心原相聯氣從義義從心義不在心外襲則氣不在心外取也。告子之不得于言不得于心正不得于義

也所以暴氣而不能持志說告子外義不重於他。只惜他証自己所長。○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之事。集義者一事一念務合于義久之。埋順心安。內省不疚。自是有勃然奮發不可遏抑之氣。義襲而取者。平時無集義工夫。只行一事。合理便做。仗義發奮。氣概正與集義所生相反。是非一字虛猶云。是如此而非。如彼之意。是集義二句皆是見得義內處。○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日。本自浩然。被入自少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日。有人不知集義。合下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種氣便是。然舍之勇亦不得。穀時。○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謙處。即是氣之所安。其謙處即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則飯矣。及上節。飯字皆不可曰氣。飯集註皆以體有不充解之。蓋言無以充于其體也。譬如人不曾吃飯。相似。飯不在人之腹。乃在飯耶。蔓米者且尊集註餘雖大全尚可抹却。無論其他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

曰今日病矣子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十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不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知有事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知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求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

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

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

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不能免於正助之病

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參漢說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
集義爲事事求慊于心時時自反其縮而勿預期其氣之
效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
其事只當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爲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
氣之節度也夫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
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人多知忘之爲害而
不知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爲尤甚也養氣者慎勿若宋
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之使長者若芒然歸謂其
家人曰今日病矣苗之不長予助之使長矣其子趨而往視
之苗則已槁矣由宋人之事觀之天下之養氣不知宋人之
助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爲無益于氣而舍之不事者猶不
若苗者也未甚害也至于氣之不充而妄有作爲以助之長
者正如掘苗者也非徒無益于氣而反害于氣矣知助長之
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
事矣以集義爲事而勿忘勿助則所爲善養浩然之氣者以
此彼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于外則
亦悍然不顧而已何足以語此哉

析講此節以有事一事爲綱勿正勿忘勿助不過純此有事
之功而已必有事正是集義之功正忘助正是義襲之害然
正者忘助之根故先以勿正戒之言養氣當以集義爲事不
可預期其效一有期效之心非忘助助益效迫則中輟而成
忘不忘則又作爲而成助語意相避說下歸重在助長上引
宋人一段甚言助之爲害蓋助之心生于正而助之病甚于
忘所謂直養無害者正欲無助之害也所謂氣之不可暴者
正不可助以暴之也天下不助苗以後都指養氣言助字正
照護字看非徒無益句正照章養無害看○宋人一段固是
說助長其害正忘都在內如以爲無益而舍便是忘閔其苗
便是正○助長多見于臨事之時蓋由平日不能養其氣也
○存疑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若能養起
來尚能生浩然之氣何前去做事若助長之害則自以爲剛
強要向前做事一經挫折索然阻喪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
向前去做事矣此段最明實○朱子曰正者等待期至之意
如一邊集義一邊等待那氣生待之不至便去助長助長者
如氣未至于浩然便令作主張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發
揮去做事是也○上節已包得有事勿正四句意此則詳言

集義之節度耳節度猶言法則也蓋如養而求氣之須是有事勿正既養而氣備未充須是勿忘勿助故云集義養氣之法則○饒雙峰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有事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義襲集義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爲苗者也以義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掘苗者也○謂之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事也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不必分念念集義事事集義只當以事言而念則隨之集義是義上着力而不求之于氣若氣上着力便是助長矣○養氣功夫以一言該之曰集義以二言該之曰直養無害以四言該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是一而已矣○前說持志無暴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

何謂知言曰說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說彼寄反復扶文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說

偏波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見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目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參蒙引丑又問曰何謂知言曰言爲心之聲心明乎理而後言無病若理未平正言却偏波只說得一邊是謂說辭吾知其心有所蔽隔于理只見得一邊故也說之不已至于放蕩而過說得周遮滑瀚是爲陷辭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有

所陷溺如身沉于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淫之不已全無正說。這其詭僻之談是爲邪說。吾知其心之陷惑于他岐。昔去不返。全離正路了。邪之不已先本這樣忽變那樣。支吾遷就。屢易其辭以求勝。是爲遁辭。吾知其心離正路。困窮不通。這樣去不得了。只得逃之。那樣故也。然蔽陷離窮之失既生于其心。不但發于言者有說。遁邪淫之病而已。必且害于其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既發于其政。大綱不是了。則根本壞而枝葉隨于是。衆目都差。了而害于其事。此機決然相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說。而不易矣。我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則小察然。國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也。析論知言。要知他根源。又知他流弊。設淫邪遁。知其根于蔽邪離窮。是因外而知其所由來。空于其心。知其害于政事。是卽始而知其究竟。二者皆知言之寔也。聖人。一何只根生于其心。四句決其理之必然。非矜其言之必信也。○**大全**朱子曰。蔽謂心有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只各見一邊。故其辭說設是偏說。此理本中正。他只說得一邊。通如楊子本是不仁。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

所能利。墨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說知言**又只說設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个。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好辨章**先事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此章先政而後事。是自太綱而至節目。○**蔡氏**曰。此節上四句。因言以知其心。下四句。因心以知其害。然因心知害。就在因言知心時知之。總歸于知言耳。卽其辭之所蔽。若此。則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要看四個所字。○**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爲第三節。○**饒雙峰**曰。設淫邪遁。是病証。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孟子知言。如明醫。纔見病証。便說病源在何處。○**設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統說。字其寔。誠有許多樣。設蔽有許多樣。蔽故着个所字。養氣知言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左見本領。○上集義節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外之二字重。蓋外義則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是與善養相反。此就行處說也。此節註云。彼告子者。不得于言。而不求之心。至爲義外之說云云。就言處說也。又與知言相反。意各不同。○一面說我知言。以見告子不知言。一面亦說我知言。便知告子所言之病。須得兩路。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參大全丑問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據理立言善為說辭若冉牛閔子顏淵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數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如此孔子兼此二者而猶曰我于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析講大全胡氏曰此以後因丑提出二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蒙引善為說辭大槩只是善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有味○宰我子貢長于言語冉牛閔顏優于德行要見各不相兼以起下孔子兼之句善為說辭者言根于理而燦然有文秩然有章也善言德行看德行有干身不期于有言而其言皆本于躬行心德之餘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參說孟子不敢以聖自居所驚嘆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知行俱造其極而為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學諸已而不厭而又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也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深造不已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正是一體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涵育薰陶與入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者聖人之體智者聖人之用仁且智夫子定既聖矣子貢孔子相問答如此夫聖之名孔子尚不敢居我何敢自謂為聖是何言也

析講引此以見既聖而猶不自聖明已之不敢當聖也○學不厭智也不可云致知以進于智蓋凡人智不足以自明則學未必能不厭惟知識之高深見得聖人之道皆吾所當明是以不厭教不倦仁也不可云以善及人而成其仁蓋凡人仁不足以及物則教未必能不倦惟仁愛之至不忍以聖人之道私諸一己是以不倦如此講方與註中智之所以自明二句相合仁且智二字要玩蓋仁熟智精便是聖人地位若使三千仁此謂之仁人三千智但謂之智士惟仁智兼備方

謂之聖人曰既聖矣者見夫子有其寔不得辭其名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二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

既言不敢比孔子敢問于數子何所處也子之謂大而能化全體渾然者也當時及門之徒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理義完具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而微焉耳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敢問于數子何所處也

析講趙注體者四肢股肱也一體者得二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良小耳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參淺說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

雖賢亦姑置之吾未肯以之自處也

析講是不欲以此自限意勿貶數子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
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反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參趙注丑又問曰夫子既不以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其可
處之否乎曰二子所行之事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太
節言之彼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之民則不使世
治則仕世亂則退隱以清為其道者伯夷也得君則仕何
所事而非吾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吾民世治亦進仕世
亂亦進仕以任為其道者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進仕可以
止則退止可以久留則久留可以速去則速去得時中之道
者孔子也此皆不思不勉造乎其極為古之聖人也我未能
有所行若此也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學孔子所履進退
無常與時咸宜也故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

析講大全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此為第四節○說夷尹孔子
處不宜太分優劣蓋以十有若是班乎一問也○乃所願則
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下數節盡在此內○仕止久速一
聽於時此心常如太虛無一毫芥蒂便是不動心源頭○不
同道三字就志行上說意亦在所不處蓋孟子之道便是孔
子之道也非其君不事至孔子也三段總末可露出孔子勝
于夷尹之意只言夷尹各自一道是那樣的孔子亦自一道
是這等的渾渾說去為妙皆古聖人一句須以孔子為主言

孔子固聖人而夷尹亦聖人也孔子吾固未能行而夷尹吾亦未能行也學孔子不必說學其止久速只足說學其道一把知言養氣來發揮願學之意亦可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參序丑因皆古聖人之說而問曰伯夷伊尹二人于孔子若是並班乎曰否不可得而班不但伯夷伊尹蓋自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我孔子也析講否字言非夷尹之所能班自生民二句又推開說見孔子超于聖之表含末三節意緊以道德事功言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參序丑又問曰孔子雖為生民未有之聖然與夷尹既皆謂之聖人然則有相同處與曰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聖人皆能以朝諸侯而一統以有天下蓋其德之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為也蓋其心之正不可以富貴動也此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而凡聖人之所以為聖者是則其相同處也

析講太金王氏曰皆不為也此亦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曰是則同便見得其餘不盡同處故丑下文又問其所以異○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朱子曰以其遯國而逃諷伐而餓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鞋
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

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參序丑曰敢問夫子之所以異曰聖人不易知既宰我子貢

有若之言而可見矣彼宰我子貢有若知識高明足以知聖

人假使其智識汗下而不高明亦必不至阿

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析諸異字承自有生民包來智足知聖句正說汗不至阿何

是設詞以決其言之可信也言既可信則觀三子之言可以

知至聖之所以異也宰我三節正發明孔子之所以異○宰

我三節宰我主事功言子貢主德政言有若主

踐形盡性言各要點出知字與字方得章脉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參太全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以予觀于夫子賢

過于堯舜遠矣堯舜以道治天下成一時之勲業有限夫子

剛述六經推其道以垂教明萬世之道學無窮賢何如之以

堯舜之聖而孔子且賢之況夷尹可得

班乎即宰我之言而孔子之異見矣

析請此下三節段段要映願學意○太全陳氏曰輔氏有言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在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

豈不賢于堯舜遠哉○蒙引推明群聖人之道以垂後世一

世用之則夫子一世之治功也十世用之則十世之治功也

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治功也以

此言之則賢于堯舜且遠亦宜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

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

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通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合參予貢有言曰古聖之政往矣然禮所以飾政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觀禮有煩簡而政之質文可知也古聖之德遠矣然樂所以象德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觀樂有美善而德之性反可知也我持此法以論前代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以前歷傳之王者其德政之善否皆莫能遁其情也但見自生民以來百王多矣未有如我夫子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一心而兼聖神之德者也非萬世莫及者哉夫以百王之聖而孔子且過之况夷尹可得班乎觀予貢之言而孔子之異又見矣析講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而論其政乃其施于外者德乃其得于中者○存疑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純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賦民取民

皆帝王之設施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賓祭婚喪之儀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也其飾治者如此則其為治者可知故觀行樽俎飲之習則上古朴魯之政可知矣觀籥豆簋簠之美則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聞樂知德以韶舞看便見等百世之王謂持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法以品第其德政之優劣得失也未一句言我從禮樂中見百王德政未有如夫子也若說由孔子之禮樂以知孔子之德政不似親炙語氣○紹聞編云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政哉此說最有確見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極大結反
漆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參序有若者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而爲人者哉卽如麒麟之于走獸之常靈如鳳凰之于飛鳥之靈高如泰山之于丘垤之卑大如河海之于行潦之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走鳳凰也是飛泰山也是峙河海也是流皆類也聖人之于民雖有不同然而聖人也是人亦類也但同是類而聖人能踐形盡性寔高出乎人類之上既出于其類則自非衆人可及而超拔乎群萃之表聖人皆異于衆人如此然聖人異于衆人而孔子則尤異于群聖自生民以來聖人亦多矣夫有盛如孔子爲出類拔萃之尤者也夫孔子盛于群聖豈夷尹可得班乎觀有若之言而孔子之異更見矣然則生民未有之言豈予一人之私言哉此我之所以願學也子亦可以明我不動心之有自矣
析講大全許氏曰伯夷伊尹于孔子至此爲第五節○存疑豈惟民哉一句與起下文這裏含個類字故下文承之曰麟

麟云云類也而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又承上類也句而言以終豈惟民哉一句之意○出于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于其倫類就拔出許多入矣○出于其類只是在類而不圓于類之意出于其類拔乎其萃是兼孔子與一切聖人言之但其中覺得孔子尤甚耳○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出類者同得天地之理以爲形而獨能盡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獨能踐形也惟出類故拔萃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也○豈惟民句是喝起凡物皆同類之意出類二句是築說凡聖皆異于人也須申說未有盛于孔子霍昂湖解云夫子知至行盡自家能踐形盡性又推明衆人所能知能行之理以教天下後世使各得以踐形盡性此所以比衆聖人爲尤盛也

以力章全旨
此章是定玉霸之辨示有國者知所決擇也上節重以德行仁王不待大下一句下節卽足上節之意以力服人非心服云云能不待大乎以德服入中心誠服云云又何待大乎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參存疑孟子曰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寔不可不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托於救世安民之仁以濟其私者此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國方能威以制人而成其事業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于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仁者此謂之王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為全在德上無待于力誠心在我而天下信之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為矣如湯與文王皆王者也湯之興以七十里

文王之興以百里皆可見其不待大也析講指南仁以及人之澤言而德則仁之根本也以德行仁者內有此德以此德而措之政是寔政從寔心流出也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謂此是霸者此是王者非論霸天下王天下

正也○假仁謂假托于救世安民之仁事雖公而心則私也如包弟不入昭主不復此是假義救那存衛之類此是假仁以德行仁謂有純王之心以行純王之政也行仁不專指弔伐此教養之政皆是故註曰無適非仁○朱子曰以德行仁德字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無不備了所行出來便是仁具如湯不遜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于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其道無由○此節已載以德服人以力服人意故下節遂承言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衆蒙引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王霸固皆有以服人矣然以力而得人之服者人非真心愛戴而服之也迫于強大力不足以與之敵不得已而然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其服不徒在外乃由中心愛悅至誠而相服也就如孔子一布衣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咸心服之毫無所強者然也誠服如此詩有云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夫無思不服心服也此即所以德服人之謂也王不待大不可見耶析講以力服人謂以力而得人之服非方以力去服那人也○按詩云錫京辟雍自西云云不服皇王蒸哉詩云武王徙居錫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四自字就錫京言自錫京而東而西云云○引孔子是狀心悅誠服之事引詩是証心悅誠服之義○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已無仁之實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震恐質成者則今心之服與不服可見○無思不服言無一人之心思不服武王就是行王道而得民心之悅服故此之謂意不此他處即其相近者以爲証也

仁則章全音

此章他時君以強仁意首節論仁不仁有榮辱如惡之二節言仁則榮之寔今國節言不仁則辱之寔末二節結其意而引言以明之○通章以仁不仁相形歸重引人君子于仁蓋世主皆知喜榮惡辱而不知其由于仁不仁而仁不仁之分途機關在及是時上周公之戒成王孔子之贊詩蓋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然及是時而仁則榮由已及時而不仁則辱亦由已故又結以自求正提策世主精神處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

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參序孟子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殊不知其相懸之故有由然也惟人君脩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爲辱之所由得今既惡辱而反居不仁必不能免辱是猶惡

濕而反居下必不能免于濕也

析講上是論其理下是致其成仁就本諸身而見諸事者言即下舉賢能明政刑之類是也榮即大國必畏也不仁即廢樂忘教也辱即自求禍也則字便合自求意○今惡辱一句只是起次節意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謹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參淺說夫人君誠知惡辱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于是貴德而尊顯有德之士士之賢者德成于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德運于才者也則使之在百司之職斯則治人待而治道可圖矣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閒暇此正可以有為之時也則遂及是時而與賢者能者修明其政凡大綱

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以強之國亦必畏服之矣何榮如之

析講如惡之三句極有力正借此點羞惡之心去挑動他莫如字直貫至刑政德以所抱言士以其人言賢是德之全能是德之用○及字有惟恐難過之意亦是人主無事時常存有事之心能及時圖治便高人一着○必先賢能在此位者用人為主國家有了人乃可與乘時乃可以修政刑○此一節應仁則榮一句貴德三句以用治人言明政刑以立治法言士字包下賢能尊字包下位職尊之則貴尚之矣預收賢能以充位職正為修明政刑計也閒暇內變外侮不生便是正強仁之時也及是時三字最重政刑者仁之具也○蒙引問何以必及閒暇乃明政刑曰戰國時無日不爭城爭地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言此若云用賢能而得閒暇看到今即家節便說不去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

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微直列反土音杜
綱音稠繆武彪反

詩邶風鴟鵂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微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綱繆繆繆補葺也鴈京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參說詩之托鳥言也有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之皮以補葺巢之戶牖使之堅固以避不測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敢有擊射而侮予者乎此周公借鳥以明及時圖治之意也孔子讀而讚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預防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任治人謹治法以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為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觀詩及孔子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樂豈不信哉
析講蒙引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麟士曰能治二下句亦孔子語能治云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指南

此引詩以証上節之意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警也微彼二句明政刑之警也今此下民二句大國必畏之警也責重未陰雨上迨字正與及字應或字有惴惴不敢自必之意能治謂創治未亂保邦未危要見未然之防意方與詩應
○知道本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向在下且慢說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

音洛教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參淺說當今之為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寔其國俟國家閒暇則及其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刑虐而不恤其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
析講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一句○蒙引般樂怠敖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于賢才而惟姦諛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參太金仁榮福也以已之及時圖治者致之不仁之辱禍也以已之怠于間暇者取之可見禍福無不有自己求之者析講上節自字即此節已字此節自字當作由字看下節自字與上節同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一

詩太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各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參淺說詩云人能長念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天降之災猶可修救以挽回自為不善而陷于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福自己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己求之謂也

小君可不省哉
析講蒙引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說到配命說到自作孽俱是極力提醒求榮惡辱之君處

尊賢章全旨

通章總見仁政足以王天下急望世王信能行之耳上五節樂王政所以得天下之心便含當行意下是勉當時行王政正失其必王上五節俱重上有以致民心之悅上末節重信能行一句謂以實心行實事方可代入理物而為天下王也五個天下字最重五願字從五說字生來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日悅日願皆是得其心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

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參序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如賢能之士國所賴以輔治也必尊禮其賢而有德者器使其能而有才者俾凡才德出眾之俊傑莫不在位不但吾國之士悅之也則天下之士皆悅吾用人有道而願立於其朝矣
析講麟士曰俊傑即賢能如前章賢能即士皆足上之詞○此即言王政待士之重○饒氏曰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譴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使有

「耕而器使之也」此以本國之土言天下之土以他國言。○玩五節中四其字一之字便合鄰國之政不能如此故聞風者皆願歸之。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參蒙引由土而下通財用者商也于市則有待商之政或逐末者多則賦其市地之廛稅以抑之為其厚乎利也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亦不取其廛稅不但吾國之商悅之也則天下之商皆悅吾厚商之仁而願藏于其市矣

析讀此市字與下關字耕者字廛字微讀不與下句相連。廛指市宅之賦言作活字看逐末者少則法而不廛總之法是常行的廛是時或報罷的征是決無的。○市都邑之市市

官之法如周禮市司平物價治爭訟察異言異服之類。○此節言王政待商之寬。○通考云廛市者財貨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

關議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參大全往來者旅也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傳節方可度但以此稽考其來廛以防其姦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不但吾國之旅悅之也則天下之旅皆悅吾乘遠有道而願出于其路矣

析讀在市曰商在途曰旅。○此節言王政待旅之厚。○傳節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

野矣

但使出方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參趙注以耕爲業者農也其于耕者則井田什一但使出力
以助耕公田而不橫稅其私田不但吾國之農悅之也則天
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仁而願耕于其野矣
析講此節言王政待農之仁○助而不稅即耕者九一之法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

矣
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
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
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
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
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參存疑以廛爲居者氓也市宅之民各有常業非無常業而
游手游食者也則無令出一夫百畝之稅以其不在無常業
者之例也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者也則
無令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其不在不種桑麻之例也則

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而願爲之氓矣

析講廛字與上廛字不同上廛字是市肆此廛是城邑之廛
在王城左右即民廛也○大全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
今庶政夫征是粟米之征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如今
納絹皆爲警游惰而設○楊升庵曰氓字從亡從民蓋去其
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也周禮所以以田里安氓土宜教氓
又立新氓之治○此節言王政之厚流氓謂寬來附之氓也
無夫里之布只依本文看作一項說不依諸家補出一家力
役之征爲直捷按都邑制如井田九區前朝左祖右社後市
中爲公宮左右各三廛是爲民廛後市之廛是爲廛而不征
之廛也左右民廛是廛無夫里之布之廛也或市廛是其買
易處而民廛是其居停堆貯處居廛之民不專以爲商者言
即百工營作等亦在其內○蒙引夫征里布先王所設以警
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世暴君汚吏乃承之以爲常制之名
色遂使民不聊生耳○市宅不可種桑麻
營作又非無恒業故當無夫征里布之罰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興廢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讐

參太全夫五者之政得天下之人心如此今之君信能以是心行實政于此五者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若商旅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仰為父母則民即其子弟使鄰國之君率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以率子弟攻父母而能濟其事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吏也凡暴亂之國皆得奉天命而征之東西南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况鄰國况天下乎

析講無敵于天下者乃此章之大旨恭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上五條只列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節言行王道即可以王天下而勉當時諸侯以力行也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獲罪者皆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

人皆章全旨

此章總為當時殘忍之君而發首節一章本旨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所同具次節言聖人能充滿其量中三節入之心也主意重在擴充上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于人字者見同類尤相親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參太全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又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故不忍害人之心人人皆具而有之無聖凡之殊也析講指南曰人則無兩我曰皆則無異同曰有則非本無曰

不忍人之心直是一體如傷天地生生之意。○不忍人之心照下文怵惕惻隱看主心之發見時說即所謂情也雖包四端且只照本文說直解云人各有此心故可悲可憫之事觸于前而惻隱好生之意便動于中這叫做不忍人之心照下講亦明白。○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後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孺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蔡氏曰前言不忍人之心後言兼四端分明仁統四端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衆人全人有是心而私欲間之故不能達之于用惟先王全

體周流隨感而應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待充廣更無過抑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其于治也猶運之掌上耳何難之有此所謂全其皆有之心也析講蒙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養我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不然隔先王一段了。○斯字要看註云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是不待擴充自然完備若衆人則須察識擴充所謂其次致曲也運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有餘與反掌不同。○上下文運掌句緊承此二句言盡心盡力則思可廣被其及之天下無難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

休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親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有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有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發醒宗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吾不驗之常而驗之變不觀之暇而觀之猝無論先主即今之人有見孺子將入井井無論賢愚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平孺子之父母而結其好也非欲以此求仁愛之美譽也非惡被不救人之名而欲以此避乏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此所謂皆有而不忍人之心也

折講大全王氏曰怵惕緣有見而驚動惻隱由傷切而而痛

深○孟子曰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自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處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作見一字緊若既見後稍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非所以三句明有見之心無所爲以見不忍之心爲人所固有○此條是不忍人之証驗○此節與下三節意相承此節言惻隱之心出于自然二節悉數人必有之心三節言爲性之端以見其必有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希淺說由是有見怵惕惻隱之可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八則

必有惻隱之心矣有惻隱則必有羞惡辭讓是非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

析諸大全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其註由是觀之接上甚緊不必別用過文○此條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與所離非道三例看幾個非人也不是然詞正見得無是心必非人既是人則必有是心須如此活看後說妙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察大全然四者之心為人所必有者則以此心皆情也而情實本之于性耳蓋性蘊于中而情發于外即其發之自然而其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故性中有仁却是肫然慈愛之

理發出來方有惻隱故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義却是敬然不易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故羞惡之心是義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禮却是秩然不亂之理發出來方有辭讓故辭讓之心是禮之端緒外見也性中有智却是昭然不爽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故是非之心是智之端緒外見也使非有此仁義禮智之性又安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哉

析諸大全朱子曰仁義禮智是未發的道理惻隱等是已發的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便是惻隱○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是見得孟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子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得惻隱別取一個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以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此節乃是由情推到性上去○按通考端緒譬一金兩絲外有一條便知內有一團有絲在內故端緒譬其緒則于絲萬絲續續而工○陳潛室曰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

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楚爾齊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心形蓋由其中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此節言四者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見是人所固有而出于自然者也意在原情爲性之所自出以見情之必有非如下孟性善章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重性也然說一端字似對完字說仁道究竟甚廣而惻隱始見一端便全可充而又不可不充意在○惻隱之心非因事物之接而始有也人之有是惻隱者由其有仁愛之性具于心因事而發爲惻隱是惻隱之心少仁之端也下三句倣此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合於四者之心固爲仁義禮智之端矣然此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也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自待而自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責其君而置其君于不善之地賊其君者也夫自賊賊君而其爲之平

析講四體不但喻其必有正以起下文擴充意蓋四體不容一毫虧欠四端亦不容一毫虧欠○按能不能即下能充不能充意俱具渾言○麟士曰自謂不能亦指君而言蓋此亦爲當時諸侯發也○四端即情言即惻隱四者之心也自賊責君賊其君賊臣重責君邊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心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土焉其理亦猶是也

參語類四端皆有而皆能如此但人為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使凡有四端于我者反而自求知得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皆取此四端由一事而推之于事事無不加以推廣之功而充滿其本然之量矣將見此道漸漸生長便不能自已若火之始然便不可遏泉之始達便滔滔流不絕此心擴而充之機勢也苟能即此不已之機而遂充之以滿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叫四海之大自足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雖父母之在家庭而不

足以事之擴充豈容已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析講凡字以人言皆字以四端言下一凡字見得不但先王○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充上是方知去擴充欲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知擴充來蓋既知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足是用功之成○始然始達是言善端發處勃勃充長其勢莫遏之意○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中間矣字文勢不斷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朱子曰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饒雙峰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寔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其心四五節併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充之工夫全在此一節○此節正勉人以擴充之全功也上三句是著善端擴充之機中二句究其能充之量末二句是決其不可不充也四端雖蔽于物欲而本體不息故常隨處發見知皆擴而充之者謂不自諉干不能

隨其發見之端而察識其何心皆即此發見之端而悉推廣之以充滿其本然之量也如發而為惻隱羞惡即此所不忍以推之于所忍使之皆出于不忍與所不忍以為以推之于所為使之皆出于不為是也辭讓是非亦然此方知去推廣未便著事功說若人二句見得是心固有不容外求欲之即至引之即起而善端之充自不能已也始然喻其由微而著始達喻其足此通彼苟能充之與以不忍人二句應足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可通句應○凡有四端于我者者字達說作凡有四端于我之人極是語氣直至始達為一截擴充二字有分別朱子云如注水相似擴是注水下去充是注得器滿了○始然始達二始字含下能充不能充兩層能充則如水火之赴海燎原而不可遏不能充如火始然而即熄泉始達而即涸○蒙引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自然者也知皆擴而充足以保四海勉然者也其道一也

矢人章全旨

此章重故術不可不慎一句首節言擇術在仁次節引聖言以申明之三節深為不擇仁者做末是微之為仁在乎反求諸已○通章有主諸候說者上國小役字面故也然自文太註俱無明註不必拘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 ○函用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桑淺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于函人哉乃即具為矢為函之心而言之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用之不堅而至于傷人是矢人之心果不仁于函人矣然不特矢人函人然也即彼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有然是匠者之心果不仁于巫矣此非其初本心之異也而其所為之術有以使之而異其心也故凡人之術業不可不慎而審之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只借術之當擇引起下人當擇仁而處之意○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言之凡人所肄習者皆術也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害吾仁者尤重在害仁一邊○蔡氏曰矢函巫匠其本然之心同惟其操術殊故

此心慈忍頓異術之足以移人也如此而可不慎乎
○首句就本初之心說中三句就今日為術之心說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智夫仁天之

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處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參淺說術何以慎正以慎所擇耳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居尚以為美若人擇所以自處而不可於仁則本心之明已失安得為智乎孔子此言何謂也謂夫仁也者自其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為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為良貴之首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然自然之安無

人欲陷溺之危為日用常處而不可離者人之安宅也仁之關切于人者大矣莫為之禦而自不處仁棄其所至尊舍其所至安是是非之心不明而不智也孔子之意蓋如此

析講大全陳氏曰孔子本言擇里孟子以証擇術○存疑處仁論語指仁里此指仁道言○夫仁天之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合下就得那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說得之最先○醒言孟子為人擇術處先言是不智也醒以是非之心欲人擇仁後言如耻之動以羞惡之心欲人決于為仁○蔡氏曰此節言仁道之大而人不可不為下節遂言不仁之厚總為下文真如為仁句承本○曰尊爵者見萬善皆出其下曰安宅者見非人所能奪正與人役相反天之尊爵猶云天所與我之尊爵也便見不可褻意人之安宅猶云人所自有之安宅也便見不可棄意一也字是趕下語意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
引人而恥為引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
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參存疑夫不智而昧于擇術固所由以不仁而不仁則物欲日蔽本心日昏而益以不智不智則不知禮義所在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四者俱無則德不足以服人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為之役是人役也天不能自強以服役人既為人役而顧恥于為役吾恐役之終不可免也由弓人矢人攻為小藝以供人用不能大有為以服役人而肯羞恥其為弓自羞耻其為矢也亦奚能免于耻哉析講上言由不智故不擇仁下言由不仁則良知日昏而益不智蓋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人役而耻為役且猶本支講由弓人二句所言欲不為人役還可得也重正意上○人役只卑之辭甚言不仁之可恥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參序今之為人役者不恥之則已如恥之而求免于人役莫如反其不仁而為仁尊爵安宅于是處之此擇術之智而禮義之兼攝者在我矣尚何役之不可免乎析講此節正為人擇術處乃一篇大要領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

已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參序夫仁者之于仁有如射然射者之于射不遽發矢也必內正己之志外正己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苟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以為吾志容有未正吾體容有未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矣為仁由己如是可不自勉哉

析講蒙引反求諸己修德自強也如貴德尊士云云畏之矣前章亦以此為仁也○射者正己三句借射以發明為仁之義者就射上說為仁由己之意則在言外○此節示以為仁之機在己使自勉也為仁便是仁者如射如射者人事也以

虛謚不可露出反已意若露出下文不消又說射之事矣未
補為仁由已意須兼正已反已意如云射者未發之先所正
者已也于人固無與也既發之後所求者已也于人亦無尤
也為仁者始焉慎其術而擇乎仁自己擇之也終焉求免乎
恥而進于仁自己進之也故曰仁者如射

子路章全旨

通章見聖賢樂善之誠意自由進之自由退之
變愈進愈無窮勿三平者亦不可抑由禹以形體
要見由禹已自大了舜又有三種不同處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
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悔也意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以謂百世之師矣

參大全孟子曰嘗歷觀古昔聖賢如子路賢者也勇于自脩
惟恐已之不善失于不知而不能改於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十得聞而改之
析此節重在喜上喜重得聞而改上子路見得已未善

而善在人也○蔡氏曰喜其得聞而
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參輔氏夏主大禹則聖人也其心惟恐人之善壅于不聞而
不能行故一聞人之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善一惡
其樂善之心皆出至誠如此
析講此節重在拜上惟其好之是以拜之拜
有受善意是禹見得善在人而已未盡善也

大舜有大為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為善

舍上聲 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
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參大全由禹樂善已不可及矣至于有處大愛則胸襟度量

更有大焉者善本公理舜則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之同之不敢以為己善而虛心以從人蓋不知善之在己也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以行之于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不知孰為在己孰為在人所謂人己為一而善與人同如此析講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舜善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蔡氏曰禹拜言猶未免見善之在人既見善在人即有見善在己之意舜則見得此善在天下乃人己公其之理全無爾我異見如一池魚共一池水魚有分別水無分別此則就他心上看得如此下乃是目也舍己一句總是見善不見人而毫不立一人己之見故曰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非己真有未善正見聖人心不自滿故不自以為善處○善與人同是大之寔舍己二句又是善與人同之寔○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按善固天下之公理然與人同與字却屬舜與字內有己字但此只說與人勿來入己字下舍字方露出○舍己二句串看正善與人同處蓋舍己便是從人從人即是取人但下句加樂字以足二句之意耳○上句重舍字下句重樂字樂字又根下舍字總是忘己忘人的念頭○真註舍己不必定說己未善只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泰存疑且舜之樂善非但一時自耕稼而陶而漁以至為帝無非取于人者蓋其平生為人都是如此析講此節側重為帝邊見天子能舍己尤難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參輔氏舜之取人為善亦為忘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然自今想見其心而推其善取諸人以為善則人將因吾之取而益勸于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者也夫因吾取使人皆勸

于爲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矣故君子之善莫大
于此舜之所以大干由禹也人不可不知所進而自勉哉
析講上節大字就取人爲善說此節大字就成人爲善說
君子作聖人看莫大乎與人爲善在舉一世而甄陶之上見
其大○此節推本舜樂善之量而贊其爲善之大也君子睹
其舜言莫大句只是贊嘆了却大字之意正應大舜有大句
莫大云者合天下而共成其善
則善之分量始充滿而無限也

伯夷章全旨

此章重君子不由也一句正發明願學之意蓋與
不恭不可在作敗詞前二節一束以去字一束以
就字指歸在論去就不必以清和字面插入○敘伯夷則一
節緊一節所以見得他隘敘下惠則一節寬一節所以見得
他不恭二子病根全在二不脗上若
時中君子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脗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如以朝衣朝冠生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
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
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
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蒙
而切切於是也已等助辭
泰春疑孟子曰昔伯夷者擇君而事非其可仕之君不事擇
友而友非其可友之友不友惡其惡也不但不事其朝亦不
立也不但不友亦不與言也若使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如以朝衣朝冠之尊貴而坐于塗炭有不能一息安者矣其
惡惡之心如此誠由其惡惡之心而推之又不但惡人他的
心卽思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少失禮耳非有甚可絕之
行也亦望望然去之而不顧若將浼焉惟是惡浼之故又不

但鄉人彼天下諸侯雖有善其詞命而來聘者初無失禮
矣亦必不受其聘不受也者蓋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也
皆惡人之朝也是亦不以就諸
侯之為潔而切切然必于就已

析講此有一節深一節意不立深于小事不言深于交友鄉
人之冠不正未為甚惡也而必去詞命之善無失禮不必
深責也而不受不受指聘召之禮不屑就是推其不受之故
心不潔其就而以汚得諸侯以去為道者也全要他盥的
意思通節本其行而推其心○推是孟子推思是孟子思要
非有寔事只形容其意向如此○蒙引詞命雖善其人未必
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
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
我雖祖褐裸程於我側爾為能浼我哉故由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為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祖音但褐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
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
祖褐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
不失其上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參序又有柳下惠者不以汙君為羞而亦事之不以小官為
卑而亦為之其進而為小官以事汙君也不肯苟且以隱在
已之賢才而必以其直道而行雖至道有不合終至為人遺
佚而不怨乎人以至身處阨窮而不憂諸已故其言曰天下
之人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祖褐裸程於我側爾自無禮耳
焉能浼我哉惟其視人皆不能浼已故不擇交游常由由然
與衆人同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去之際或有欲援而
止之者惠即止焉其援而止之而止者蓋以吾身自正而不
能浼不自失者自在焉是亦不
以去為潔而切切然必于去已

析講自首至不憫是述惠之行故曰至浼我哉是述惠之言故由由至志是推惠之心亦一節深一節不隱賢一句一正一反賢即道道即賢猶云不在道事人必以道事人云爾○不屑去謂潔不在是也蓋曰吾自有其潔而不必去以明潔耳○夷惠尹錯引多章章各有旨養氣章只明不同道割息章只辨不要湯集大成章方是說清任和名是章為趨一百世之師章言其興起人此要出得隘與不恭也○遺佚二句一串說言雖為人放棄而身處困窮是心亦無入不自得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而亦無不可處之衆故不屑去也蔡氏曰惠自視甚高視人甚卑故汙君小官必進者以汙君小官不足玷吾道也不憫者以為吾道固然非因之有損也故曰以下述其言而舉舉其行總見已之道非世之所得浼也此說極能理會不恭二字○通考趙氏應曰春秋傳註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展無駭之後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泰大全孟子先言一人之行至此乃評之曰伯夷之行雖高潔然懼人之污來及已視天下之人無一可與處者未免孤介絕物而失之狹隘柳下惠之行雖寬和然輕忽待人視天下之人無一足與較者未免玩世而失之不恭聖人之道不取于此君子不由之也蓋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中庸之道而聖人之道是大中至正之準君子願學可不慎哉○析講朱子曰孟子恐後人以不恭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不由○問不恭是處已足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不由非謂由其清而不由其隘由其和而不由其不恭直是不由其清和也君子處已待人之學清而能通不至孤高而絕俗和而有節不至同流而合汙夷惠道非大中故不可由○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是流弊也然亦不是與夷惠總為學夷惠

孟子正義 卷之三

五十三

者說法里

孟子正義 卷之三 者說法里

孟子卷之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140